

第三十篇至第四十篇

集錦小說

第三集

◎ 集錦小說 第三十一篇 職業遊戲 (續) (小文)

◎ 集錦小說 第三十二篇 十年間夢 (續) (小文)

◎ 集錦小說 第三十三篇 鬼見愁 (續) (天能)

◎ 集錦小說 第三十四篇 賣布叟 (續) (知我)

◎ 集錦小說 第三十五篇 斷髮案 (續) (立希)

◎ 集錦小說 第三十六篇 國際間諜 (續) (知我)

◎ 集錦小說 第三十七篇 易容妙術 (續) (大可)

◎ 集錦小說 第三十八篇 飛行善士 (續) (百愚)

◎ 集錦小說 第三十九篇 東方卓別麟 (續) (立希)

◎ 集錦小說 第四十篇 同命鳥 (續) (天能)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子年、山農、大可、小文、子久、希光、知我、律西、無證、警公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子年、山農、大可、小文、子久、希光、知我、律西、無證、警公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百愚、知我、律西、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立希、百愚、知我、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立希、百愚、知我、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立希、百愚、知我、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立希、百愚、知我、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子久、子年、大可、小文、天能、立希、百愚、知我、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本期集錦小說擔任者、爲一介、大可、小文、子久、子年、天能、天能、立希、百愚、高齊等十人、（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

畫多寡爲次、

小說

第三十一篇 職業遊戲 (知我)

程生與中人年少美丰姿，畢業於某高等學校，學業甚優，又富於資，無所求，亦無所苦。其人恃才而狂，出校後即投身社會中，歷謀種種職業，願其心目中實視職業為遊戲。時而擬於貴人時，而僞於賤賤，隨其興之所至，為之無得。一業不數日，輒棄去，又易他業，復如是。其生平笑史，至多人或諷之曰：「新馬浪蕩，茲就其浪蕩生涯之最著者，拉雜述之。」

程生甫卒業，初以友人之介，為某小學教師。程既富於學，教授法又精，生皆愛慕之。然性好弄，不能受拘束，進退動作，都不依校中規定，刻刻往往授一課，連講至數小時，弗覺其倦。教員乃不得上課，偶盡則身入教室，甫作一二語，即跳而出，生徒譁然散校。長屢戒之，弗聽。又或於教室中，疊課桌與諸小學生為跳高遊戲，其戶校長來欲禁之，不得入，則隔戶而呼。程笑謂諸生曰：「校長特

來喝采，所以獎勵吾輩術武精神也。當益自奮，其放蕩不羈如此，校長大憲欲下逐客令，生徒聞之咸曰：「程先生與吾輩相依為命，彼行則吾憤亦散矣。校長不得已，仍優給之一日方授博物課，有國學來觀學年者矣。變變喲然而面都特長，其人好拊膺，每來必吹毛求疵，程術之乃黑版上繪一驢頭，復綴以白鬚數綫，厥狀甚怪。問諸生曰：「此何物？」諸生皆不知，或言驢，或言羊。程搖手曰：「非也。此視學先生，肖像耳。全堂聞然視學，踴躍遁去，無何檢定小學教員之令下，程資格本合於無試驗檢定，然意固請於校，以匿其畢業資格，列名於試驗檢定中。比試驗期屆，程於考卷上大書曰：『學生要考先生也要考苦矣苦矣。』但考者其學問未必能勝我，今日主試委員何不左提筆右執紙，與我筆戰三百回合來！來！來！』交卷後閱者大譁，而程自以不復能為教員矣。

程既不得志於學界，乃慨然曰：「我既以遊藝為宗旨，則必求足以娛我心者，乃學戲習之。三年藝大進，即登臺客串，顯曲者大贊賞，乃有所謂移風易俗主人者，請於程顯

厚遺包銀求爲專柱程許之於是更名曰「戲大王」斗大廣告披露於各報其廣告曰「寰球古今獨一無二伶界偉人戲劇大王真牛皮兼擅生花衫黑頭老旦小丑唱做並佳色藝雙絕凡程長庚譚鑫培陳德霖梅蘭芳龔甫等皆奉爲老祖師今由本臺三跪九叩首恭請得來俾觀者得一飽眼福」云云衆震於廣告之奇相率而至程亦聚精會神歷演生旦淨丑諸戲果不同凡俗劇場生涯利市三倍臺主大喜然久之其游戲之興又勃發歌探陰山或作青衫聲調演跑城又走浪步唱關公戲塗脂抹粉極嫵媚之致扮林黛玉古裝高髻以袖障面而出意態甚妍顧至臺口徐去其袖則一青面獠牙之魁星也觀客大驚數走目爲神經病一夕演空城計城樓高唱聞者正大喝采旋見司馬懿作攻城勢忽大呼曰「阿呀！不好了！」亟自城樓上倒翻筋斗而下台上台下俱大驚彼乃棄其長髮脫其八卦袍狂笑謂觀客曰「我從今不復唱戲諸君自彼此別矣」

程此時忽發奇想欲作車夫乃特購一車自捐車照日與之向馬路中候客顧其裝束仍極華麗有時御備

有時着厚呢洋服挽車而馳見者莫不怪之一日有外國水手雇程車赴楊樹浦程行頗緩水手大呵叱程怒覺微車於地自衣囊中出小瓶白蘭地酒徐飲之水手聞酒香詔曰汝車夫也乃有此美酒耶程即模英語答曰然吾車箱中尚有酒可以餉汝水手大樂亟下車自啓車箱取酒與程對飲久之皆醺然醉矣程乃謂水手曰吾飲汝以酒又須御汝而行未免太苦諭報施之返汝既得酒宜轉爲吾服奔走之勞也水手曰可即請汝乘車而予爲車夫何如程大喜即一躍登車水手則昇之疾趨招搖過市途人皆曰此外國車夫也程宵深夜憩於某遊戲場之側一妙齡女郎自場中出乘車先行乃有一少年衣服麗都舉止浮滑望而知爲拆白之流來雇程車令隨前車所至尾之行程知其意思有以應之即任其登車馳逐久之天忽大雨風亦其烈而程忽停車謂少年曰吾力竭不能行矣汝可下車自去亦不復向汝索資也少年大啞不肯下程前擊其衣提而擲諸路隅曳車竟去迴顧少年已泥濘遍體淋漓盡致矣一日有男女同行者狀類夫婦於途中喚車程前應之強令同乘二人不可曰虛警署以此見罰程曰

勿憂吾自有術能免罰。果謂若由吾言之可也。二人乃勉從之。總行數武。即遇警察見男女同指為違章捉入警署。訊明程辦曰：「同一車也。汽車馬車則男女雜坐。視為當然。獨嚴禁人力車。此何理也？」警察不能對。但期曰：「此倘大可恨。乃敢強辨。」（明日請大可辯）

又一警曰：「此人與外國水手富有感情。嘗見其高坐車上。外國水手曳之而趨。若拘辦恐有不便。不如釋之。署長點首。乃斥程退。吊銷執照。不准再行。程傍徨無往來投誠。向海門寺僧方丈謝。其俗家姓名程舍。期以對方丈許之。為之披剃。實則程本擬變可耐。僅換一襲袈裟耳。方丈令程隨衆。每禮拜日必就市肆狂飲。或詰之曰：「和尚亦加優禮。然嗜酒。每日必就市肆狂飲。或詰之曰：「和尚亦嗜杯中物耶？」程昂然曰：「吾子光頭和尚亦光頭。吾子飲酒和尚獨不許飲酒耶？」人無以難。城中某巨神物故延僧禮懺。程亦與也。某巨神本以順米起家。擁資甚富。然惟僧不使醮。因程念經。願以游詞如要圖所演。殺子報故。事其家大諱。諸官程大笑曰：「君等猶以我為真和尚。而我即滑稽大家。新馬浪遊也。衆諦視之。果為程生。則又

諷笑曰：「滑稽和尚與滑稽和尚。」然某巨神家之道場。自散矣。

程返海門寺。方丈怒其破壞清規。令衆逐之。程遂改執賣糖業。每日荷糖擔遊市中。所至高唱空城計。半陵碑諸劇。兒童聞之聚而觀者常數百人。程所製糖每枚皆有簡易文字。兒童來購者程必詢之曰：「識此字否？」識者即以糖則之。不再索值。不識者程必為之講解。音義反得。程務令識其字。而後已。程固教育家。長於教授。兒童識字。又能稍則爭揚之。往往有在學校肄業數年。未識之無至是。則一星期中識字數百者。程亦樂此不疲。常語人曰：「此我之普及教育也。學界中人。亟其譏勸。令警察逐之。於是程又失業矣。」

時值夏令。市上冰肆營業至佳。程見之亦在某地。僱屋設肆。開張之日。在某報登一廣告。文曰：「飲冰室主人在此候教。」飲冰室主人者。為大政治家。言論老采。素為國人所矚目。各界人士讀此告白。以為大政治家蒞止。此邦則爭詣之。崇朝之間。來賓盈百。車馬喧闐。溢於衢巷。及程主人則衣付者之衣。驟陞社來。無不譁。程設具款客。客

招待客不得已皆厚價之市人其飲料必特佳妙則爭趨之程之營業遂大發達同業中人無不羨之妒之一夕有無賴數人入肆索飲程潛取明礬數塊和冰以進無賴渴甚急不暇擇取礬大嚼忽覺滋味滿口漱之不止大怒竟程則已遁去無賴憤極取肆中什物搗毀一空始悻悻去

未幾程又改名黃歧伯懸壺市中程之叔父本為名醫程少時從之問業以故中西醫理頗能貫通然有奇癖懸壺以來凡遇貧人之就診者無不為之悉心醫治不取醫資富者則必多方留難索無厭皆有巨室延之治疾程診之脉息平勻絕無證候然以其富有也思有以誨之

（明日請無證候）

於是伴作驚駭曰足下之病伏在膏盲見於脉象者至微而病根甚深幸而遇我尙能察及若遇庸醫鮮不以六脉脈脈無根下步巨室聞程言大恐亟求療治之方程生曰

此病甚難治非尋常藥餌所能奏效必欲使二聖潛逃須用珍貴藥品價殊不貲非有奇藥亦不能醫也

巨室聞藥價果須若干程伸手向之曰非五百元不藥須先付貨三日後當換藥

可立已始信余言非誇妄耳巨室立畀以金至期則音信杳然遣人詢之程故作慙慙不寧狀謂藥入釜偶然不慎將釜撞翻致藥汁盡傾亟欲賠償又苦乏貲惟有待經濟充裕再為補製俟歸報主人巨室甚怒然無可如何復命賡五百元界生謂但求藥速成前負可不責償生欣然允諾云必不再誤及期則又弗至巨室子不耐扶病親往詰之生仰天大笑曰汝本無病乃邀我診視何能妄投藥因思寒鑿之家雖有疾但能強支者即借金錢不服藥而汝乃無病延醫然則汝之病錢為祟耳欲已汝疾非用陰所謂財去身安之術不可乃託名製藥取汝之金作振捐之用繼又思以汝之富僅此錢未必需意又施詐術足成千金言已探懷出義振會收據二紙曰千金雖失余則絲毫未取還證具在汝可將去也巨室子大怒生則仰天狂笑不已時就診者羣聚而觀均拍手譁笑巨室子無如之何惟斥奴僕毀生所懸應診之牌憤憤而去生為醫數月本已厭之自是乃藉端棄其業改鬻書畫以自娛樂生本長於寫生書則融合諸家不拘一體潤格甫揭求者應集生揮灑甚速樂之不疲然僅月餘奇與

有持金隱叩其書者生微張目之顧潘首於墨池作狂
草頭髮繁紙小及書成觀之但有毛茸茸之黑團十六枚
雖生自己亦不辨為何字則受者之怒可知又為某大吏
之姬人作行看紅閣一角雙燕撲簾佈景佳絕畫中人素
裙羅衣亦雅潔不俗惟其額上无無一髮而額骨雙峰如
駝峯牙長而露出口外數寸許眉目尤淨淨不可逼視大
吏怒責之則笑而對曰汝妾醜且悍今作此圖不恰稱母
夜久之分耶大吏怒逐之於是購生之書畫者相戒莫
足而門庭寂然

生既閒處則自作畫稿有時持紙筆至郊外寫生往往留
連竟日繼又思臨摹不真則携攝影器徧赴名勝之區久
之改業為照像館即以所攝之影放大為畫幀作背景甚
美觀人多就之然生於修飾片時往往增加景物其初
不過相度位置作點綴或於花上繪飛蝶或於簾前懸鸞
鵲影者不特以為戲且欣然樂受戲則恣肆無檢擇
二人對坐之間忽然夾一鴉頭文寶綉榻之旁忽然伏一
巨象又或環毒蛇於婦女之頸繪瘋狗於醉妓之冠又見
某氏所拍鬼照拍案狂喜謂此事吾優為之於是凡至生

處攝影者無不有瞻瞻鬼影列於身後頭大而足小

文衣而武冠其狀不一怪異無匹(明日附小文類)

生所攝影牛鬼蛇神俱極怪異之致久之門庭蕭索可以

謂雀生亦厭之乃更娶入洋行為寫字專司繕譯而洋文

件生固擅筆墨日試萬言皆可立待西人陶格司頗器之

如是者可二越月生之於慈和萌一日生譯一信件甫

畢例須交陶格司署名然後付郵願生滑稽之念萌起遞

於信尾紅筆繪一大通柱付郵陶格司不知也受信者

得誌大笑持函來詢何意陶格司觀狀大怒知必僑生所

為乃呼生至問何人手筆生直認不諱而笑曰是日君適

出外余藉此信舉覽君署名而君尚未返惟此信所流又

願爾緊要不可片刻延且君不謂此信猶就立即寄出

耶當時余既不能冒簽君名躊躇無計乃繪此犬蓋犬字

之音實與君之姓氏相同既足以代表君之簽字而此緊

要之信亦不致無故延擱自念法良意美君當嘉獎之

不暇何意逢君之怒寧不冤哉陶格司見生侃侃而談理

由殊正雖明知其侮已然竟無以難之然自此賓主間感

情大傷生乃託故辭職去

生既失洋行業念已已所執諸業已歷十度變遷其始也非不愉快願稍久即味同嚼蠟矣今當更一清閑之業乃設視於邑廟之東轅門而賣卜焉並榜其門曰「鐵口仙五星命師六壬神課奇門相法陰陽堪輿」第一日即有一鄉人來云家中有母牛一頭今晨忽失所在請先生爲我拆一字乃手拈一「牯」字生凝視片刻即曰此牛已被宰割出售矣鄉人問故生曰汝不見牯字乃從牛犊十從口乎合言之則爲「牛十口」即此牛已被十口完全吃盡矣鄉人聞言懷裏而去越數日又有一富宦令生往相陽毛生固知其爲前清顯要富有民脂民膏者乃以言探其家世甚悉并隨之其家見其所居之屋巍然高轟聳入雲霄門以鐵梗之高可七尺門左右均築圍牆高與門等生觀狀略作嘯喊狀官問故生曰少頃當奉告此非其時也乃相將入門有甬道通之須臾至室中宦曰此屋係余新購者價值幾二十萬元余本擬即挈眷遷入然恐此屋方向陰陽或有不和於余者故請先生一勘吉凶以定行止生微喟曰此屋他人居之初無不利之處惟於富而官者獨太凶蓋余見是間土質甚鬆荷令刮地皮者一刮

且且而刮之雖環樑玉宇不轉瞬間亦且頽圯君如用繩懸之空中而臥庶幾可免大門向正午方與足下年庚相尅太甚居之必乏嗣甚或有性命之虞最好終年不敢或手門側另鑿小洞高二尺闊亦如之出入由此或得免貽富宦聞言知其謔已大怒駭羣僕操杖逐之生自此亦不再賣卜矣生失業後復更他業自思亦無可爲者正思索間忽見案頭報紙上有一告白標題係「雇用司關」亟取讀之文曰「本宅現擬雇一司關男子、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品行端正略通文字者爲合格願就者請至七馬路無里朱宅接洽」(明日請子年續)生躍起曰抱關築鐃之職雖賤然爲一家出入之司令官亦有趣味事也吾往矣至則主人方外出一男子衣冠尙華潔狀似帳房先生者略問年齡籍貫及向司何職生支吾答之男子問有保薦人否生以無對男子謂如是則不便收容生乃探懷中出藏鈔百數十金獻之曰以此爲僱不猶愈於保人乎男子見金色頗喜頷而言曰有此較佳爾誠解事者且語且端相生之衣履態度徐曰觀子不似

下流人等。殆本富家子也。生笑不答。男子招以手曰。貴隨
我來。生從之。曲折入內院。一雙嬌笑迎。面來。男子詢太
安在。餐東指曰。園內賓牡丹開耳。男子疾趨入園。建築頗
幽。遊轉過池。館得一。小軒。簾幕垂垂。香氤氳。男子令生
立於檻外。而自入。檻窺。忽作吐舌狀。生知有異。亦欲近
前。男子止之。生不能耐。突作嗽聲。內已驚。妖婢奔出。問何
人。男子笑。屬迎之。輕語以故。婢嗤以鼻曰。此亦值得驚。
太太耶。男子殷勤謝罪。懇其轉達。妖婢不顧而入。生詰狀。
不能忍。乃謂男子曰。鈔金可璧返。吾不願處此。悶葫蘆中。
也。男子搖手曰。毋然。少頃必有好消息。乃命生坐石墩上。
良久。妖婢復出。招男子。生入生。諸所謂主婦者。年可四
十許。裝飾極妖冶。大有徐娘風味。勝舞年之概。賂詢生來
歷。才能命男子收錄。最後叮嚀一語曰。如有某姓某姓客
至。須直引入。園餘則否。密函亦然。汝牢記之。手故須用。識
字者也。生唯唯。惜男子出。

則。意。因。批。數。語。『此。燕。子。窠。而。無。香。燭。肉。莊。實。也。』
注意。云云。直投其所。捕房歸。謂主婦曰。某君等。或有電
話。詢。約。定。時。刻。盍。速。之。主婦以爲然。委生四出。通電。須臾
客集。警士亦至。生盡告以所。在地。一網無遺。生拊掌大噴
而可。開之役。遂告終局。
生夙豪於飲。有。轎。車。流。延。風。趣。忽。幡。然。曰。吾。盍。爲。酒。家。保
立。投。某。酒。樓。可。燭。溫。役。凡。街。杯。稱。聖。者。均。以。生。口。給。便。捷。
樂。就。之。飲。酒。樓。利。市。三。倍。生。每。晚。輒。先。引。壺。自。酌。微。醺。始
肯。奔。走。客。有。泥。之。飲。者。立。盡。不。辭。比。客。散。生。亦。酩。酩。大。醉。
昨。矣。主。人。以。其。能。得。酒。人。歡。亦。姑。容。之。後。因。吸。川。之。量。頗
客。於。供。給。微。調。以。飲。抑。生。亦。有。厭。倦。意。一。日。有。巨。腹。賈。登
樓。意。氣。偃。慢。叱。生。使。燕。盡。且。挾。一。土。妓。入。座。狎。侮。無。所。不
至。生。潛。以。吐。瀉。劑。入。壺。賈。飲。之。立。嘔。噦。自。謂。未。醉。必。僥。保
款。以。劣。酒。正。喧。嚷。間。又。呼。腹。痛。內。急。主。人。大。懼。索。生。究。問
事。計。詔。曰。小。子。久。已。不。見。豈。遁。去。耶。明。日。請。子。久。復。
生。既。自。酒。樓。出。歸。馬。路。聞。無。所。歸。忽。遇。友。人。某。在。大。馬
路。某。印。刷。所。任。校。對。邀。之。往。聯。床。話。舊。極。歡。洽。次。日。生
偶。入。排。字。房。見。鉛。字。密。佈。排。字。者。衣。短。衣。兩。手。滿。污。墨。跡。

對稿檢字狀殊忙碌。生忽心羨挽反爲之介紹欲學習之。友曰此苦工。君文士何可爲近本所印件擠校對不勝其煩。君無事盍爲余助手。亦可以消遣歲月也。生不可謂果不肯介紹者。當他往亦可達到目的。友不獲已爲之言。於排字房長而學習焉。生心手靈敏。不三日已純熟。一日能排萬餘字。他工人僅二三千耳。排字房長深賞之。特給優薪使管他諸工。蓋生文學極優。所排之版不僅神速且說字絕少。他工人或有不識之草書。生必隨時指點。暇則授各工以普通文學講解。詳明務使領會。其有家境過貧所入工資不敷贖養者。生輒獨其薪分濟之。以是諸工人非特不妬其能。且戴之如父母焉。生久復生厭欲辭去。又不得一日適有「有才書局」交來一小說稿。排印五千冊。限半月出書。生戰其書標題爲「春色滿園記」更覘其內容穢褻不堪。寓目者署名爲「甄正甫」生於排校竣事後。未暇印之前。竊易其版權。改「甄正甫」爲「真恥無」改「有才書局」爲「誘財書局」。書印成發往書局中人見之大怒。立起交涉。印刷所主人亦駭詫詰之。知生所爲。呼而痛詈。生侃侃言曰。此所書雖

佈社會貽害非淺。當初本不應承印。余特揭其真相以示人。俾青年子弟購而閱之。知所警惕。從而唾棄之耳。主人無如之何。卒將原書取回。另印版權五千頁。補之始了事。而生立時被逐矣。生被逐時其友人因爲生介紹印刷。主人遷怒及之。同時辭去。其校對職務幸任事時與某書肆主人往來頗密。至是投之仍任校對之役。生亦隨入爲夥友。因爲其所累。切戒其勿萌故態。生唯唯。是肆專售新書而小說尤其大宗。惟宗旨尚純正。營業亦頗發達。肆臨鬧市。顧客絡繹不絕。人類至不齊。有鄉老兒來購千字文。百家姓者。有老叟來詢有無秘戲圖出售者。有女學生來購豔情小說者。光怪陸離。應接不暇。生久而思玩弄之一日。有一中年男子來詢購書籍。六七種皆禁書也。生給之曰。此種書籍歷禁已久。市肆何能公然印售。君欲購者。尙非必不可得。吳門某紳家私印甚多。惟銷售極秘。欲購者必須親至其家。客喜其詳詢。某紳地址而去。越三日客復來。悻悻然見於其面。覓肆主人欲與生爲難。蓋生所指之某紳年已老耄。性極方正。客聞生言。即日赴吳門投刺進謁。紳詢知來歷。大

駭怒立批其類指爲地痞嚴詐命家人縛送警局客急自
辨爲人所欺長跪乞宥紳乃撤杖逐之出客歷述所遭時
生適他肆主人極意道歉且謂立將該夥辭歇以謝客
始悄然去生歸主人怒責之生不服曰彼自取辱耳光天
化日之下公然詢問此種書籍不稍加以懲創社會尙可
教耶主人曰君肆係營業性質汝欲正人心息邪說此間
殊不能容汝生亦怒曰去則去耳汝勿小覷我我固有名
之新馬浪蕩以職又游戲者今特以一言示警公
其聽之主人問何言生作滑稽語謂曰吾言爲文虎中之
脫靴格出自魯論「吾力猶能肆諸市」(明日與警公

生乃怫然離書肆以爲寄人籬下終非長策乃思獨立營
業際此勞工神聖時代不妨以工藝自顯復思凡百藝術
必擇其地位較高者是決計以理髮爲業所謂大事業
從頭做起也因集資於舊馬路之側創設一理髮店名曰
特別愛國理髮所思欲以特別方法炫異於衆時值中國
與英國發生某項交涉國人愛國思潮澎湃起乃於各
種物品上皆標毋忘國恥四字以誌警惕生乃推行其法
於前髮術令肆役於來客剪髮時必於其後腦髮際剪成

毋忘國恥四字第一日開肆後即實行其法見者莫不大
笑立時喧傳衆口引爲談助具有愛國狂熱者莫不趨之
若鶩其門如市嗣爲同業所忌開會討論藉端抵制彼謂
剪羊豕人市間有刺毛成字以示區別者剪髮成字乃擬
人類於畜道是於人格大有關係聞者皆疑其誦乃相戒
不入愛國理髮所生亦興歎歇業罷

生嘗獨居深思欲知人心險惡世道艱危之內幕非習偵
探術不可於是潛心壹志從事於偵探學三四月後造詣
甚深而於易容喬妝尤爲神妙居然出手得應受人委託
連破大案私家偵探之名舉國起其友某甲娶妻有外遇
每夕必出莫知所往乃託生爲之偵查生曰此易事耳乃
飾一車夫拉黃色膠皮輪車一輛黃昏時即候於其友之
門生見甲妻艷妝出門即拉車就之甲妻即躍然上車以
手示所嚮生頗知趣手東亦束手西亦西重展舊日馳聘
之技駕輕就熟其疾如風婦人欣然色喜至某里中某家
門口令生停車婦由懷中取小銀圓兩枚授生嫣然一笑
曰汝馳其速藉酬汝勞今日十二時許汝能來此一接乎
生謝而允之即歸告某甲於是甲妻之行蹤喧傳爲其夫

所偵得初不知實出生之計其也
生妻胡氏會卒業於某女校與一般新派女子相接近組
織一女權會定於某地召集女界同志開會討論進行方
法所有男女賓一律拒絕程自振欲旁聽胡氏謂格於會章
不可通融遂拒絕生之要求翌日開會胡爲主席張楊歷
卓諸女士均有快張女權之演說卓女士詞旨激烈大略
吾輩姊妹當有駕御男子之能力宜視男子如役隸如是
則女權日尊不意語未畢忽有反對之聲起於女賓席中
者侃侃陳詞絕不畏怯大概謂中國恢復女權當俟五百
年後今尙非其時也卓女士忿而辨反對之女士曰諸
勿躁急靜聽余言吾言五百年後非專言也我國振興國
權須五十年維持人權須一百年發展民權須二百年普
及女學須一百五十年必國權人權民權次第發達方可
述及女權故非五百年不可今日謀此未免太早反對之
聲浪甫畢會員羣起而攻怒聲環繞羣雌弱勢將用武
主席胡氏即趨至反對女士之側意欲推之出會斥曰何
處狂妄女子前來搗亂胡注視女士之面不覺驚異蓋女
士非他乃易弁而釵之程生也胡恐爲衆覺察遽力推而

出至會場門口乃以拳擊其背曰速去……守門之警吏
尙未知其爲喬妝之人也

一日生見道旁叫賣貨物者欣然按其所爲第一日以大
盒置貨物其中巡行深巷呼曰「叫貨新到頂刮刮紅是
紅來白是白一角洋銅賣一隻有人猜着送一隻」叫賣
終日人皆不知其爲何物故無人買亦無人能猜之實則
盒中所儲者爲小孩玩弄之棉製鬼兒朱目白毛手按其
頭嗚嗚作聲經生揭曉後聞者解頤第二日生仍以大盒
置貨物其中巡行各馬路呼曰「叫貨新到頂刮刮紅是
紅來白是白一角洋銅賣一隻兩角洋銅賣兩隻有人猜
着送兩隻」叫至傍晚晚人仍不知其所賣者爲何物或仍
以鬼猜之生曰非也且乃紅白各色之線襪也聞者皆視
生而笑稱曰浪蕩滑稽家生憤然曰如是叫賣二日而入
皆不知余售何物豈不冤哉其獨不解上海叫賣者何以
多含渾其詞不欲將所售之物明白告人漫無規律

西馳東奔雖足不停趾有奚裨耶明日請律而續

一日生閱報知兩商賽期近因憶每屆此數日必有

於跑馬場欄外支廠搭橋以收看資者則亦救其所爲先
期置備松板支以漆箱上蓋布簾遮蔽風日詎屆時天忽
陰雨他人之橋均無人過獨生橋以有簾避雨故觀者
麇集遂得利市三倍至第二日鄉人得信招邀婦女皆
妝艷服而來橋爲之滿後至無容足地羣依傍台側觀手
得意時正興高彩烈拍掌歡呼忽忽然一聲全台傾倒蓋
漆桶浸雨中久膠液溶解復遇過度之重量有以致此也
於是觀者皆跌入漆桶中雖無大傷然帶水拖泥已盡作
負塗之豕矣於是羣情大譁洶洶然爭欲尋生理論生大
笑曰他人賭賽汝等不得其門而入乃在場外助興耳臺
極矣不此之恥乃反怪我耶臺衆無如何悻悻而去
自此生無所事乃投入某大公司爲夥見其中所陳列者
皆屬舶來品實一劣貨代銷所也心殊憤懣然既已來之
則亦不欲遽去蓋生每易一職業必待有所表見而後舍
夫也一日有來購熱水瓶者他夥以劣貨與之未幾其人
復持來退換謂此瓶試用不一小時即冷如冰名實不符
請易佳者公司不肯因是互相爭執生笑謂客曰君之熱

度只有五分鐘此瓶雖不佳然固君所自取且能延至一
小時較君之熱度已爲永久矣何調換爲客慙而去主人
以生言詞敏贍甚信任之久因劣貨無人問虧蝕甚
鉅以其曾保險也祇有放火圖賠尙可保全資本因就生
密商生極力贊成並力任代爲布置諸物齊備惟留火紅
令主人親自燃點須與火光燭天所有劣貨頃刻盡成灰
燼鄰右均未殃及主人大喜立向保險行索償保費行主
笑曰君豈病狂耶即出本日報紙指廣告一條示之曰此
非君所登耶主人捧讀云「某公司近以五九紀念在即
故激於義憤自願犧牲保費親將所存價值數萬金之劣
貨盡付一炬以示愛國熱忱兼爲同業倡灰燼具在可以
覆驗倘同業有願踵行者無任歡迎」末署某某謹啓則
己名也知必程生所爲歸而覓之欲與涉訟生正色曰君
既售劣貨又思縱火圖財身犯二罪賴此一廣告轉禍爲
福豈真不知感耶
既而生念半生碌碌難圖遊戲三昧殊苦太勞乃思擇一
暇逸之事以自娛因於己室設一總會招邀諸徒喝嗚呼

廣己則坐而與籌安享一成之利一班富紳巨賈見其房
屋深遠陳設雅潔又復何處周因是來者極爲踴躍年
夕勝負動以數萬計久之生忽發奇想於數副撲克牌內
抽取點色最大者派五十二張發客畢賭興極盛
時聞呼換牌遞以所備者進衆不加察挨次分派於是人
手中皆有一副最大之同花順子無不喜極欲狂累加
不已各不相下生在外伺察見案上紙幣已堆積盈尺乃
令數僕作巡警服裝聲言捉賭大呼而進衆大駭狂奔有
越牆而遁者有藏匿案下者僕乃席卷案上所有而去生
復邀客就座衆人驚魂甫定前僕持一紙入則某慈善機
關十萬元收條也生持以示衆曰此大北省吳重非鉅款
未易普及正式勸募殊難啟齒今借諸君一擲之資可稱
取不傷廉而哀鴻則受惠無窮矣明日當略備薄酌爲話
君壓驚焉希光顧再作背城借一何如（明日請希光

顧）

衆聞生言皆怒形於色然又無以難只得忿忿而散自是
生之總途皆告閉幕矣

某日生又閱報紙廣告曰「今本藥房欲招書記一人以

元存儲照按月一分計息應招者請至尙常里三號門牌
易城藥房接洽一生又心動念此等地處黑幕最多我何
不一往試之將探究竟遂雇車巡赴報上所列地點至則
所謂易城藥房者實一人家之住宅也詢問招書記事乃
有一人出而接見謂果有其事問生是否有意應招生察
其人鮮衣華服金銀革履態度翩翩言語亦甚便給乃暫
允之其人即持報紙所載保證金五百元以示生生曰是
可照辦明日即當奉上不悞也其人欣然即與生訂約生
翌日果持金往繳自此生乃一藥房之書記矣
願該藥房實終日無所事事亦永無人來購藥即藥房中
亦無一瓶一粒之存儲也此輩服少年即該藥房之主人
藥房中除此少年及生外無第三三人若藥房中之資本
則僅有此生繼之保證金五百元少年衣服雖翩翩簡
無積貯蓋典當則爲其存衣所生窺知其隱時以言詞擲
掄之主人則婉言以謝終未嘗見其一現怒色一日少年
忽欣欣自外歸謂現有某富商願入股少頃即來君當著

爲招待生唯唯。既而果有一人。至少年招待。殊殷勤。其人
歷歷垂詢。關於藥房事。金剛立疑。聽聞其詞。現在藥房
中已有資本若干。少年正囑。不答。問生。趨前曰。我身
即藥房中之資本也。少年怒曰。視生。生爲不覺。而其人
已略有悟。意。而其人方手執紙烟。偶不慎。接觸少年之
衣。生即執其手。曰。請留心。燒我先生。當如少年。聞言。既
羞且怒。然以有人不便。發作。生邊促促曰。汝之藥房。實
屬局耳。所謂『易城』者。實一人耳。向欲以甘言。餌人耶。
乃公不屑居此。至證金五百元。始不追索。而以給汝也。
言畢。乃悻悻局。
生思。畢生職業。變史者。已不知若干次。願終無一當意者。
今當擇一新奇。而有興味者。爲之。或可以別開生面也。久
之。忽得一事。急自易服。爲女子裝。因生素素。丰姿稍加裝
束。便已入時。撲朔迷離。人莫之能辨。既而乃自投某妓院。
自認爲某姓婦。因與夫不睦。故逃至此。願爲娼。妓催與妓
院約。有所得以半歸。已半給。鴛母至。對於客人。留覽等事。
有絕對自由權。鴛母決不能干涉。妓院以無所損失。欣然。

樂從自是。生竟窈窕嫵媚。學兒女態。遊客見生。姿色之
美。多樂就之。以故所得。其豐。惟有人欲作入幕之賓者。雖
有巨金。生弗允焉。一日。有某顯官。至。誕生。美。堅欲住。宿。焉。
以。鴛母。願出。四千金。爲。壽。鴛母。利其重金。再三懇求。諸
生。生。遂允焉。遂言。明須先付資。無論如何。不得反悔。此四
千金。以三千金。歸生。一千金。歸鴛母。既定。顯官。乃如數付
數。不料。半夜。闌人。靜。而生。房中。躁聲。大起。羣推門入。則見
生。袒其上衣。乃知。鴛母。此。誘者。舊。雌。而。雄。也。顯官。大。悲。復
因。關係。體面。不敢。聲。張。亦只得。自。認。晦氣。生。則。攜。此。三。千
金。遂。與。妓。院。脫。離。關係。矣。
自是。以後。生之。新。馬。浪。蕩。名。乃。大。著。以。是。愈。無。業。可。執。生
唱。然曰。我。遊。戲。人間。亦已。數十年。矣。市肆。商。場。靡。不。歷。過。
今。而。後。我。將。懸。跡。深。山。農。耕。沒。世。抑。將。獻。居。水。濱。漁
網。終。身。乎。明。日。晴。山。農。績。
生。思。陶。漁。耕。稼。爲。最。古。最。久。之。職業。且。係。實。業。根本。焉。浪
蕩。既。倦。遊。知。返。盍。亦。腳踏。實。地。於。此。中。得。一。位。當。乎。因。念
吾。家。舊。住。海。濱。今。族。叔。某。公。正。辦。漁。業。公司。況。今。世界。

各國於海洋漁業權之競爭至為劇烈吾常先事漁業正謀東裝成行忽有好友某君過訪談及海上汽車發禍日甚一日生忽又技癢不如先試汽車夫之身手一燭個中弊竇亦一快意事也

生入某摩托卡公司為執役人其初資格未合捕房不許給照不過為試演之副手而已一日駛經某馬路忽見有老婦人托卡迎面而來一老嫗小孫橫斜而過生眼光銳敏停車躍下抱持老嫗及小孩疾趨道旁肆中亟回顧則被車已衝及已車生一躍而登強迫停機立鳴哨警以老嫗目擊為證警士錄某車之符號報捕房明日俾集人證生侃侃而談謂某夫有意草菅人命實官檢獲案則此車夫者已犯肇禍案三次矣乃判監禁二年而以生補註名冊且特許為暗探有不軌車夫肆意妄行者則以告自是生頗於汽車同業中操持殊勢力一日某富家子挾妓三人手自開車風頭甚健撞倒一鄉人立斃執袴子附機欲遁生瞥見促機追之崗警畢集挾之俱下車由法官判罰萬金贖罪生乃一夕棄摩托卡而歸旁觀者

初服裁青笠綠簪鼓棹懸網去矣

時內國航空事業之熱度正高既試行通信有成效遂及乘客生樂其奮飛自如恰稱凌雲之願頃欲一試即往練習所謂司機生一年畢成績冠儔偶赫然以一等生資格駛行特別飛機一日生得有使令赴漢北有所辦事使載乘客飛至中途生忽忽見有某罪魁者亦洩跡其中生思某罪魁禍國殃民罪不容誅今若縱之使退是虎兇出柙貽害實深乃急轉輪機退却郡城執某罪魁以獻一時人心為之大快當局者嘉其能擬願以官爵生笑曰我之為此不過為民除害俾奸人知所懲警公然稱曰自此不敢逞其技耳我遊戲人間數十年此舉聊以自快

登求富貴哉於懸跡山林不復再問人間事云（集錄小說第三十二篇明日請警公開始）

●集錄小說 第三十二篇 十年閨夢

（警公）

混上某女校延請某女士演講題曰「征人之妻」其演詞頗長大致謂自歐戰告竣後不獨國家社會間新潮起起訖訖甚多即昔日男女能力不同之觀念亦更更易矣